

Kotaro Sawaki

泽木耕太郎

陈宝莲 译

II | 中东篇 | 波斯之风

深夜特急

印度 — 尼泊尔 — 巴基斯坦 — 阿富汗 — 伊朗

しんやとつきゅう



上海译文出版社

深夜特急

II

波斯之风
— 中东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夜特急. 2/(日) 泽木耕太郎著; 陈宝莲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327-6040-4

I. ①深… II. ①泽… ②陈… III. ①游记—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8274 号

Shinya Tokkyuu Volume3 - volume4

By Kotaro Sawaki

Copyright © Kotaro Sawaki, 1986, 1992,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图字: 09-2011-622 号

深夜特急(二)

(日) 泽木耕太郎 著 陈宝莲 译

责任编辑/李 洁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美术编辑/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11,000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6040-4/I·3585

定价: 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目次

第二班车 波斯之风

第七章 神子之家 >> 印度（一） 3

甘地所说的“神子”，就是贱民阶层小孩。在为他们而设的孤儿院、学校，也是职业训练所的教养院里，我从物质中获得解放……

第八章 雨使我入睡 >> 寄自加德满都的信 75

在这加德满都，旅行途中年轻人一个又一个地死去。当开始吸食大麻、徘徊在梦与现实之间时，恐惧感便蒙上薄纱……

第九章 死亡的味道 >> 印度（二） 91

瓦拉纳西像是无秩序上演生与死的剧场城市。作为一个观众，我每天毫不厌倦地观赏遭遇到的种种戏码……

第十章 翻山越岭 >> 丝绸之路（一） 127

巴基斯坦的巴士确实吓人。一路猛速急冲、和对面来车玩比胆式飙车。我坐着疯狂快车，沿丝绸之路奔往阿富汗……

第十一章 石榴与葡萄 >> 丝绸之路（二） 161

我帮嬉皮旅馆拉客，意外地在斋戒月刚过的喀布尔久住多日。所幸，一封来自日本的信，激起我继续迈向德黑兰的壮志……

第十二章 波斯之风 >> 丝绸之路（三）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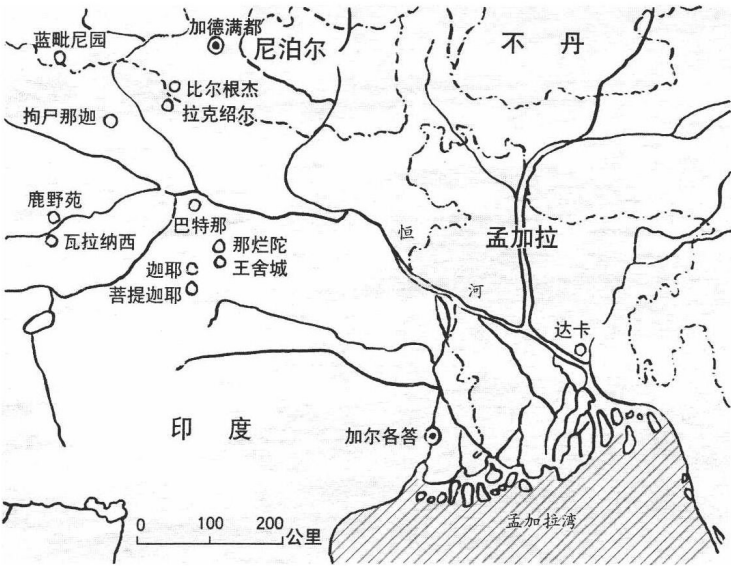
在伊朗的古都伊斯法罕，在吹过国王清真寺的苍凉风中，我仿佛看到已然年老仍无法穿越漫长旅行隧道的自己……

第二班车 波斯之风

第七章

神子之家

>> 印度 (一)



—

印度航空的班机降落犹如沉在幽暗底层的加尔各答达姆达姆机场时刚过晚上八点半，比预定的时间晚约一个小时。

香港和曼谷的暑热潮湿黏腻，加尔各答比它们更湿更黏。一进机场大厅，毫无凉意，不禁怀疑空调是否出故障了？

入境手续非常简单。不到十五分钟便来到行李运转台。我等着拿行李，沉浸在终于抵达印度的喜悦与不安交织的淡淡感触里。

好运道

我从在新加坡的日本人墓园里突然决定来加尔各答，到实际坐上飞往加尔各答的班机之间，几天都忙得头昏眼花。

加尔各答这城市名一旦进驻脑中，我就恨不得早一天启程。

最快的方法是直接在新加坡买张飞往加尔各答的机票，但这样一来，我那张曼谷飞德里的机票就浪费了。于是，我到乌节路的旅行社去，询问是买张新的机票便宜，还是先回曼谷有效利用原来那张机票比较划算。

听他们说，就算搭国际列车花三天时间回曼谷，也比重新买张机票划算。不过，要利用那张机票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曼谷到德里的机票能否换成曼谷到加尔各答，我也没有把握。机票上确实注明“不得变更”。可是，我不是要到更远的地方，而是要到距离较近、差不多只有一半里程的地方。未必不能变更吧！我选择的不是简单切实的方法，而是不要花钱的方法。说得夸张一点，就是赌。

翌日，我向亲切的特派员一家告辞，坐上开往曼谷的国际特快列车。早上八点出发，两天后的上午七点抵达。不过四十七八个小时就跑完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走完的路程。

我一抵达曼谷，立刻赶到位于是隆路上的印度航空分公司。交涉情况比我预想的还要麻烦。柜台女职员一直坚持机票上加注的“not variable”，我知道她说得都对，我也不打算反驳。但是我如果让步，那么回曼谷这一趟就毫无价值。因此我打死不退。

女职员坚持不让，她的强硬态度让我差一点就要放弃。我的说法是飞航距离缩短了，应该可以通融一下，但我没有说服力，能说服她放弃“机票上说不能变更就不能变更”的说辞。

正当我无所适从时，一个风度不错、像是她上司的印度男性出现了。他听完女职员的报告后，向我摇摇头表示的确恕难从命。

但是他的出现对我来说仍是个运气。因为他看起来比那个女职员容易沟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我就必须买到加尔各答的机票。我在脑中拼命组合英语词句，鼓起勇气面对他发出连珠炮似的辩解。

我想从印度坐巴士去伦敦。就这个目的来说，从德里出发和从加尔各答出发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但如果从这里直接到德里，我就在没有见识到大半个印度的情形下出发，只能浮光掠影地判读印度这个国家。如果我能去加尔各答，在抵达德里以前可以慢慢旅游认识印度。你不希望自己心爱的国家让外国年轻人看看吗？还是，真的不愿意让人看到……

我在脑子里告诉自己放轻松、好好地说！我的确滔滔不绝，他面带微笑。

“我了解，就让你变更吧！我是加尔各答人，也希望你去看看孟加拉邦是多么美丽的一块土地。”

接着，他又补充说：“可是，你能不能放弃缩短航程部分的运费差价？”

我压根儿没想到要索取差价，所以我回答：“当然。”

他帮我改签机票，我道完谢要离开时，他突然用流畅的日语问我：“我妻教授还好吗？”他像享受我的惊愕般继续说：“我在东京大学跟我妻教授学过法律。”

“我妻教授是写《民法大意》的我妻荣教授吗？”我问。他回答说“是”。我读大学时教科书用的也是《民法大意》，但没有直接接受教于那位民法大学者。

“我不知道耶……”

我歪着脑袋，他也并没有执著于这个问题，只爽快地说声“是吗”，就离开了。但是，知道他精通日语后，我突然觉得刚才卖弄英语实在丢人，好像让旁边的日本人看到我对外国人说蹩脚的英语一般。

我匆匆出来后，有点怀疑他是否真的在东京大学受教于我妻荣教授。因为以他的年龄来看，直接上我妻荣教授的课好像太年轻了。或许这只是他唬唬日本人的玩笑。他突然问我妻教授好吗，不是我妻教授学生的日本人应该不知道。他倒打日本人的“东大崇拜”一耙，让日本人感觉困惑，或许只是好玩。如果真是这样，我也结结实实地被他消遣了一顿。

但不论如何，我还是托他之福，得以飞到加尔各答……

与日本人同住

行李台转动，行李开始转出。我茫然地等着自己那有点脏的旅行背包。

“你到市内吗？”

背后有声音，但我没想到那是对我说的。

“你要住在市内吗？”

我注意到重复的话语是日语，这才回头。一个和我同龄的日本人不安地呆立。他穿着狩猎装式的短袖衬衫和宽棉裤，像是相当正统的旅行者。头发也梳得整齐，戴着眼镜。

我用表情问有什么事，他表情稍微松懈地问：

“你今晚睡加尔各答市内吗？”

“嗯，是有这打算。”

“饭店决定了没有？”

“还没……”

听了我的回答，他好像很失望地说：“是吗？”

我难免有点在意。

“你呢，住处决定了没？”轮到我问他。

“就是没有，所以才想如果你有，就和你一起过去……”

原来是这样。

“从日本出发时是想到了这里再想办法，但是真到了这里又担心起来……因为是晚上了。”

我也是第一次必须在这么晚的时间去找旅馆。抵达泰国的春蓬时虽然也是半夜三更，但那时有当地的年轻人陪同。有时候白天可以轻松办成的事情到了晚上特别难办。但是对于没决定抵达加尔各答当天的下榻处这件事，我丝毫没有不安。因为我知道总会有办法的。

“那你今晚打算怎么办？”

我没有任何具体的主意，只是想着离开这里后去旅游信息处问问情况。于是我说，拿到行李后再想。

“那样能顺利找到吗？”他担心地问。

听语气听得出他是打算靠我了。我心想，糟糕！我自己一个人怎么都无所谓，带着这样一个正统的旅行者很难随机应变，能住的旅馆受到限制，弱点也将被他看清。

这时，行李台转出我的背包。时机刚好。我心想说声再见就离开，但他更早一步说：“可以的话，住同一家饭店好吗？”

人家提出要求，不好拒绝。我没办法，只得说好。这下怎么办？我一边等着背包转过来，一边忙着动脑筋。

“你们还没决定住的地方吗？”

背后又有声音。也是日语。回头一看，站着和我们年龄相仿的日本人。他体格结实，身穿粗犷服饰。

“……是啊。”戴眼镜的年轻人回答。

“那么，住我订的饭店好了。”

“哇！求之不得。”

我还没开口，戴眼镜的年轻人高兴地叫好。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饭店在哪里？我们都一无所知。我对戴眼镜年轻人的轻率有些生气。

“就住我的房间好了。”

“你的房间？”

连那戴眼镜的年轻人也觉得奇怪，好奇地问。

新到的那个人解释说，他本来要去孟加拉的达卡，因为飞机晚到一个小时，来不及转机。往达卡的飞机要明天早上才有，今晚势必要住在加尔各答。因为这是航空公司的责任，因此帮他准备的住宿处，是超一流的欧贝罗伊大饭店。他觉得饭店房间太宽敞，一个人住太浪费，反正是免费的，于是邀我们一起住。听起来美美的，也不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房间是只为你一个人准备的吗？”我半信半疑地问。

戴眼镜的年轻人也怀疑地嘀咕：“一流饭店可以那样做吗？”

他不介意我们的话，轻声说：“没问题。”

“不会发生纠纷吧？”

“对啊，万一事后要我们付房钱岂不惨了。”

“没问题，因为饭店给的是一个房间，要住多少人是我们的自由，堂而皇之地走进去，谁也不敢啰唆。”

我不认为事情会这么顺利，但这提议也不坏。

“太好了，得救了！”

戴眼镜的年轻人非常起劲。我先前虽然怀疑他这提议，觉得不该轻易接受，但看他似乎并无恶意。

“就这么办吧！”

戴眼镜的年轻人像在征求我的同意。我点点头，去达卡的年轻人说：

“拿着行李，先出去再说。”

和入境检查一样，海关检查也不太严格。

一出大厅，立刻被出租车的拉客黄牛团团围住。他们眼睛发亮地兜揽生意。我先冒出“No”以摆脱他们，去达卡的年轻人却含笑跟他们搭讪。他说的不是英语，像是当地的语言，吓我一跳。

“好厉害。”我说。

他不卑不亢地说：“因为来过好几次了。”

我重新打量他。一般旅行者即使来过多少次也不可能讲得这么流畅。

我开始盘算，是否要和那戴眼镜的年轻人一样，全部仰仗他

算了。他和一个拉客黄牛交涉价钱，终于谈妥，拉着那人一起到印度航空公司的柜台，说是要他们出出租车车费。

“这人的出租车好像可以，走吧！”隔一会儿他回来说。

一起走到机场外面时，我发现还没换钱。我说要去换钱请他等一下，他好心告诉我，若要在机场换钱，换一点点就行了。明天上街后，兑换黑市美元的人会主动上门，他们的汇率比银行好一些。一卢比等于一百派沙。在黑市，一美元虽然只有几十派沙的差价，但在印度，几十派沙可不是一笔小钱。我听从他的建议，只换了十美元。

等在外面的出租车是辆黑色大型轿车，但是相当老旧。我们把行李塞到后车厢，坐进坚硬的位子，感觉真像进入一个快要坏掉的棺材里。车子终究能开，放松下来后，我们互相自我介绍。

戴眼镜的年轻人是东北医科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第一次出国旅行，我大为惊讶。不是因为他是医大学生，而是因为竟然已经到了日本大学放暑假的季节了。不知不觉中，日本已经是夏天了。去达卡的年轻人是大学读到一半休学，前往孟加拉工作。他们为脱离巴基斯坦独立后尤为饥饿疾病所苦的孟加拉组织志愿者协助建设新农村。这次回日本也是去募捐。我这才明白他精通当地语言的原因。

出租车晃着破旧车身奔驰在黑暗的夜路上。我只知道是从郊外慢慢接近市区，但是看不到什么照明和霓虹灯。街上像默片场景般寂静，只有民宅隐隐透出的灯光凸显这夜色之深。

“快要到了。”去达卡的年轻人说。但我丝毫不觉得要接近市

区了。

“那个欧贝罗伊大饭店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不安地问。

他非常干脆地回答说：“乔林基路（Chowringhee Road），加尔各答最热闹的一条大街。”

我们真的是朝那里前进吗？

绕过一个转角，四周更暗，出租车放慢速度。路上很黑，没有人影。这一带好像停电。慢慢行驶的出租车窗外可以看到民宅里面晃动的烛焰。凝神细看，在我以为无人的路上，有许多人或坐、或蹲、或躺。走在路边的男人的黑色皮肤仿佛融入黑暗中，只有白色衣服在动。横过车前的男人突然转过头来，在汽车大灯照射下，黑暗中只见他的眼睛冒出红光……

我感觉毛骨悚然。这一瞬间感觉整个经过和初抵香港时不可思议地雷同。一到达当地就被陌生人叫住，不知不觉已坐在车上。朝着不知在哪里的旅馆，穿梭在不知名的地方。奔驰在中文招牌林立的香港街上，不安的同时也有一股无法压抑的兴奋。此刻，在和当时那繁华热闹截然不同的黑暗的街上，我也有着同样的兴奋。

印度第一印象的冲击

出租车停在宽敞大路旁的老式饭店前。因为光线不亮，外表看不出是有多高级的饭店。

但是走进一看，虽然说不上豪华，装潢还是恰如其分地高雅。去达卡的年轻人叫我们在大厅稍等，走向柜台。我和东北医大的